

北方的冬日格外寒冷，特別是這幾天，陽光也很吝嗇，狂風卷起的雪粒，打在臉上，刀割似的疼痛，空氣像凝固了一般，這樣的天氣，使我想起了小時候的爐火，在我的記憶里，特別親切，特別溫暖。

### 散文 冬天裏的溫暖

記憶中最早的爐子是父親用一些舊磚頭，黃土和泥壘成，上面還放一塊鐵皮，連着火牆，主要是用來取暖。大雪紛飛的早晨，母親早就起來了，爐火正旺，我和弟弟妹妹們圍在火爐旁邊，一邊聽母親嘮叨着別烤着褲角，一邊看着燒紅的爐圈，直到臉龐通紅。有時我們把瓜籽、玉米粒、干粉條、還有切好的土豆片放在爐蓋上，一邊翻動着，一邊聞着散發的酥香味兒，送到嘴里，互相看着殘留在嘴角的糊黑，彼此說笑着，感覺那是最幸福的時候。

中學時由於學校離家較遠，我住在宿舍，那時班級也靠爐子取暖，我自告奮勇負責點爐子。那是一個生鐵爐子，圓筒狀，通有長長的煙管，一節節的爐筒子連在一起，拐個直角彎兒變通向窗外。每天天沒亮，我從被窩里爬出來，走進教室，清理爐灰，放好豆杆，點燃後再放幾塊烏亮的煤，伴隨着噼哩啪啦的聲音，幾縷濃煙散盡，火焰上下亂躡，這時候，爐子就有了生命，教室里便有了濃濃的暖意。同學們也陸續來了，他們將一雙雙冰涼的手伸到火

爐旁烤着，高興的說笑着，在爐火的映襯下，臉頰綻放成一朵朵盛開的花兒。

到了周末，我們這些住校生也有不回家的，外面寒風刺骨，我們在教室里，在火爐旁，或寫字或讀書，這時，只有爐火上的水壺滋滋作響，直到水花翻騰，白色的蒸氣裊裊婷婷，瀰漫繚繞。特別喜歡打開爐蓋，用爐鉤子拔拉着煤塊，看爐堂里燃燒的火苗，向四周亂躡、翻轉、舞動、陞騰，帶着幽藍的神韻，交織成夢幻般的色彩，勾勒出神奇而浪漫的仙境。慢慢的，農村有了暖氣，城里的取暖更是先進，地熱、暖氣、空調，做飯也用燃氣和電了，很少看見那陞騰的火焰，也看不見圍在火爐旁聞香的孩子，但這沒有爐火的冬日，總感覺少了點什麼，就象臧克家在《爐火》中寫到：“暖氣，當然溫暖，也乾淨，但是啊，它不能給我以光，它缺少性格與一種活力。我要光，我要性格，我要活力。”

天氣依然寒冷，樓內溫暖如春，打開窗戶，冷氣撲面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偶爾有腳步匆匆的，捂的嚴嚴實實，心想，此刻要有一個火爐相伴，聞着那誘人的香味兒，在這寒冷的冬天，也是很好的。

作者張洪玉；內蒙古呼倫貝爾市阿榮旗阿倫中學教師，作品散見於國內外報刊雜誌



### 相思豆

需要一個寧靜的夜晚  
把疲倦的雙眼閉緊  
聆聽遠處山澗里泉流的潺湲  
耳邊鳴蟬的叫聲  
和風吹拂着臉頰  
如同你的雙手輕輕撫摸

需要一個明朗的夜晚  
把你的手緊緊握住  
訴說我心中的思戀  
雖然愛情遠去了  
灑下的紅豆  
依然一片片

作者段躍初：中國湖南省漣源市，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。曾在多家國內外報刊發表作品

### 饑餓療法

一天，肚里不舒服，給當醫生的侄子打電話，他說：人年紀大了，消化功能減弱，吃飯不注意，就可能造成障礙。到醫院也沒很好的辦法，就是餓，空腹，讓身體自身慢慢調適。排氣，大便一通，就算好了，也不能馬上吃飯。先喝水，再喝點流汁，吃點稀的，才能正常用飯，要慢慢適應。

餓了兩頓，好了。原來飢餓也是一種療法。

這件事給我一個人生啓示：飢餓可以治病，也可以育人。一個人事業成功與否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但耐力，承受力，應該是一個重要的因素。因為，世上沒有一帆風順的成功，任何成功都會遭遇這樣那樣的波折！甚至可以說，成功越大，波折越大，太容易得來的絕非好貨。戰勝波折需要耐力，承受力。而耐力，承受力的大小，就與“飢餓療法”有關。

大凡吃過苦挨過餓的人，耐力，承受力就大些。比如五六十年代過來的人；貧窮家庭出身的人；雖然家庭經濟條件好，卻不被溺愛的人，就容易成功。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，古往今來，很多很多，盡人皆知，無須

細述。家長素質高的人，一般都不溺愛孩子，而是有意讓孩子經受一些磨難，施行“飢餓療法”。

某些領袖名人教子的範例很多。

有的人家庭條件特好，家長素質又最差，把往邪路上引孩子當做最大驕傲，把“飢餓療法”當成奇耻大辱。他們的耐力，承受力，就等於零，孩子事業成功的可能也等於零。

他們也根本不考慮什麼事業，只是沿享受之路迅跑，全不知墳墓就在前頭。前不久，某地發生的“富二代”橫行，無視人命的事實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越來越多的案例，讓我得出一個結論：溺愛與家長素質成反比。溺愛孩子的家長素質都低；素質高的家長，都不溺愛孩子。

古人說：“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”，絕對是可以經得起檢驗的真理。素質差的人就是不懂。可悲可嘆！

作者李民增：山東省聊城市。作品經常在國內外報刊發表，獲獎

### 愛的說明書(隨筆)

我一直患有腰間盤突出，直到去年疼痛加重，才開始住院治療。

我搬進了雙人間病房。另一張病床上，躺着一位老奶奶，看上去大約七十歲的光景。通過閑聊，我得知老奶奶的毛病是坐骨神經痛。她尤其腿疼得厲害，經常被折磨得咬牙咧嘴。

給老奶奶陪床的是她的兒子，名叫劉剛。劉剛是一名公務員，因為工作纏身，只好硬著頭皮請假來陪床。兒媳則開了一家飯店，每天早出晚歸，只能偶爾抽空過來一趟。

劉剛憨厚實誠，每天陪床跑前跑後，把母親服侍得妥妥帖帖。看得出，母親的病痛，讓他這個做兒子的憂心忡忡。我心想，病榻前有這樣孝順的兒子，真是她老人家的好福氣！

最讓劉剛放心不下的是，他每天早晚要接送孩子，他不在病房時，母親吃藥就成了問題。確實，老奶奶的藥擺了一床頭櫃，種類繁多。這些藥的吃法各不相同，費盡心思也不好記準。

我給他提建議：“你媽要是搞不清楚咋吃藥，你就給她拉個單子，把名稱和數量都清清楚楚標出來。”

劉剛說：“我媽根本就沒上過學，連阿拉伯數字也不認識。”說完，他的眉頭更加緊鎖了。

每次，我看看老奶奶顛巍巍端着藥卻茫

然無措，就想幫她看說明書，然後對“書”下藥。可是，我又擔心劑量與說明書不符，那不就幫倒忙了嘛。於是，我就一次次找來護士幫她吃藥。

一切改變都是從不久後的一天開始的。

那天，老奶奶又一次拿起藥，沒有讓我去找護士，而是乾脆地把藥放進嘴里，喝了一口水，咕嚕一聲咽了下去。

我正詫異呢，老奶奶和我揮了揮藥盒，笑着說：“我有最好的說明書。我能看懂了，也知道咋吃了。”

我越聽越迷糊。老奶奶把藥盒遞過來，指着上面的圖案說：“你看，‘三條’就是一天三頓，‘五筒’就是一次五片。”

我接過藥盒，低頭一瞅，藥盒上居然畫着麻將圖案，清晰可辨。

“我雖然不認字，但是愛打麻將。我兒子就想了一個好辦法，他在藥盒上都畫了麻將圖案。”老奶奶說完，臉上的笑容如花般綻放了。

許久，我怔在了那里。我想起昨天晚上，劉剛拿著筆，在藥盒上畫着什麼，原來他在製作只有他們娘倆才能看懂的說明書啊！恍然大悟後，我的心海漾起一種異樣的波瀾。

那藥盒上的麻將圖案，必定是世界上最珍貴的說明書，因為它蘊藏着滿滿的愛。

作者張欣瑞：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金橋開發區

“梅，中午可來吃飯？來，就給你蒸點米飯。”食堂的趙姐打來電話。

怎么也說不清我對米飯有多麼痴迷，但凡熟悉我的人都知道米飯是我的最愛。

我對米飯的偏愛可能是源于童年吧。

小時候，我家總喜歡蒸饅頭，而且不是那種純白麵。饅頭的外面一層是白麵，里面全是玉米或其他雜糧面。吃到嘴里沙沙啦啦的，還有點酸酸的感覺，嚼了半天，也不想咽。有次在我生病的時候，奶奶用一個碗放在鍋里，給我蒸碗米飯吃。上面撒點糖，沒吃一點菜，我卻把整碗米飯吃個精光。吃過後，總希望病慢慢好，那樣就能多吃上幾頓米飯。可事與願違，才吃幾天的米飯，病竟然奇迹得好起來了。家里人都說那是一碗暖心的米飯。

後來，家里條件逐漸轉好。我和弟弟都步入學校開始上學。吃米飯的次數漸漸多了起來，但奶奶還是限定每天中午用碗給我和弟弟各蒸一碗，吃到最香時，戛然而止，總是不能盡興。

偶爾一次，我到一個熟人家吃飯，看到人家居然不用碗還能蒸米飯，而且特香。後來才知道那是電飯鍋。回家後，嚷着要買電飯鍋。母親說，那是城里人用的，咱鄉下人要那干嘛？費錢，費電，還不會用。

初中畢業那年暑假，我有幸到礦區同學小蓮家，住了一個星期。在我的記憶中，那是我最快樂的一個假期。天天瘋玩，每天中午都能吃上米飯。吃飯時，我都慢慢咀嚼，細細品味，力求享盡每粒米的味道。她家人都是一碗結束，而我卻連續兩碗。看着見底的電飯鍋，礙于情面，我只

好就此打住。然後巴望着第二天中午早點到來。

一九九七年，單位勞務輸出，我有幸到福建晉江一家服裝廠上班。在那里，食堂的米飯不要錢，只收菜錢。對於我這個愛吃米飯的人簡直是天大的恩賜。天天盡情吃，有時盛的次數多了，食堂老闆也會數落幾句，但是我卻不以為然，繼續去盛。後來為了躲避食堂老闆的眼色，我就用大飯缸先把米盛好送到宿舍，回頭再去買菜。在那里，同事不習慣一天三頓米飯，都要另買副食進行補充。有的人不敷出，讓家里給寄錢。唯有我沾了米飯的光，月月有盈餘。

最近有一次，我和同事去砂鍋店吃飯。大家吃着聊着，誰也沒有在意我吃了多少米飯，等到最後結賬的時候，老闆說我吃了四碗米飯，在場的人都驚呆了！體重擁有二百斤的男同事都不由地為我豎起了大拇指，為此我愛吃米飯的消息不脛而走。

如今生活原来越好，我家也用上了電飯鍋。也許別人從不把米飯當成一回事。然後我就恰恰相反，每頓午餐如果沒有米飯，我都感覺到缺少了什麼。對於米飯給我帶來的飽足感，是其他食物所無法替代的。

在名目繁多的美味中，有的食物早已改變的面目全非。唯有米飯始終保持它的質樸，不管外界發生什麼，它依然堅守自己的本色，這也許就是我多年癡戀它的一種緣故吧！

作者王健梅：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區楊莊辦黃橋居委會

### 暖心的米飯

### 活成一片美麗的風景

靜是我的同事，在小學做數學教師。靜面容清秀，身材婀娜，衣着得體，戴一副優雅知性的眼鏡，一年四季長髮飄飄，給人以特別清純的感覺，如果不是歲月在她的臉上留下淡淡的痕迹，你會誤以為她還是一個在校的大學生。

靜是一個很會享受生活的人。教師工作繁忙，可無論多麼忙碌，每天早晨和午後，她都要慢慢啜飲一杯醇厚濃香的咖啡。她的咖啡杯有好幾個，有造型古樸的瓷杯，有玲瓏剔透的玻璃杯，還有時尚精緻的馬克杯，至於使用哪一款，全在於自己的興趣。在咖啡氤氳的香氣中，她時而笑靨如花，時而蹙眉沉思，沐浴在明媚的陽光里，成了一副美麗的剪影，令人怦然心動。

每天下午三點左右，她都會離開辦公室，到學校的操場上散步。微風柔柔地撫弄着她的秀髮，煦暖的陽光照在她的身上。她眼眸清澈如水，臉上笑意盪漾，好像平靜的湖面上蕩起美麗的漣漪。她舉着相機對着那棵婀娜多姿風情萬種的柳樹，或那一牆肆意攀爬生意蔥蘢的爬山虎，拍個不停，她還會抓拍孩子們上體育課的精彩瞬間。每逢這時，她臉上的笑容便格外燦爛動人，像一朵艷麗的玫瑰花在悠然綻放。

工作太忙忙亂，大家便免不了抱怨。可她總是笑着勸大家，“工作只是安身立命的手段，我們要享受工作帶來的樂趣，而不是受工作的擠壓戕害自己的心靈。我們要忙，並快樂着。”受她的影響，大家漸漸調整了心態，慢慢地，辦公室里的抱怨少了，爽朗歡快的笑聲像長了翅膀的鳥兒，撲棱棱地到處飛。

她每天擠出半小時，讀自己喜歡的書。她讀書的時候神情特別專注，臉上籠罩着寧靜恬

淡的光彩。當大家羨慕她人到中年還有讀書的閑情逸致時，她總是微笑着說：“讀書是為修身養性，應該是我們一生的功課。每天擠出半小時來安撫自己在紅塵中疲憊的身心，不好嗎？”在她的帶動下，許多同事都喜歡上了讀書。

她還喜歡養花種草。辦公室的窗臺上，擺滿了綠蘿、金錢草、吊蘭和各種多肉植物。哪種花抽出了新芽，哪種花鼓起了花苞，哪種花又吐露幽芳，她都要拍成照片，再配上一些散發馨香的文字，被她貼到了博客里。那些畫面賞心悅目，那些文字清新可人，你欣賞着，陶醉着，心靈深處就會有清澈的山泉潺潺緩緩流過。

處得時間久了，大家都喜歡上了她。在大家的眼中，她就是一片別具風韻的美麗風景，有個性，有情調，珍愛自己，熱愛生活。

活成一片美麗的風景，搖曳在人的心上，給別人帶去美好和感動。活成一片美麗的風景，于己，在凡俗瑣碎的塵世間，何嘗不是一種幸福？

作者張燕峰：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沙城鎮第六小學



讀孫犁老先生的《尺澤集》里面的一篇文章。寫舊時男女的愛情。那個時代的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。但是躁動的青年男女哪個不好奇對方是否合心合眼呢？於是，作者結婚前有了一次相看媳婦的機會。

作者同姑姑一起去看戲，來到時，戲已經鳴鑼開場，這十里八鄉難得一見的大戲熱鬧異常。作者知道前面眾多的女子中一定有你未過門的妻子，不好去多問，轉身去買票。姑姑看見他閃爍的眼神，在他走出去幾步時，大聲呼喚他的名字，囑咐多買些回來。前排的一個大辮子姑娘，回過頭來狠狠地看了一眼作者，低頭害羞地從作者身邊走過。作者姑姑真是聰明呀，略施小計，就讓不曾謀面的青年男女在婚前有了第一次見面，姑姑定然知道那個女子記得自己未過門夫婿的名字，聽到一定不會無動於衷。我覺得更可愛的是那個轉身離開的大辮子姑娘，我暗自猜度，連十里八鄉難得一見的熱鬧都不要參加了嗎，她心里是怎麼樣的欣喜與羞澀呢？慌亂中，她看清未來夫婿的面容了嗎？用力“盯”了那一眼，臉紅成火燒雲的模樣。

後來作者回憶這段時，已經是個垂垂老矣的老人了，但那年輕時的愛情卻如在眼前一般。那美麗的橋段被無數人寫進文字里，反復閱讀那一抹美麗的情懷。

我父親說，他當年和我母親也是父母之命，幾句話就定下了終身大事。越近結婚的日子越急切地想見對方。趕上鄉里來放映電影。一路上追上了母親村子里的人群隊伍，然後和幾個認識的年青人搭話，認識的朋友大聲地寒暄着你是哪村的那誰吧？相互叫出名字攀談起來。果真走了一段路後，就有個頭上帶花手絹的女子落在了人群後，手里攬着花衣襟左顧右盼，臉紅得不像樣子，低頭芙蓉面都是羞色，和

### 那些臉紅的愛情

父親離着四五米的距離，就那么走了一路。父親說那段路走得那么好，每一步都芬芳着，心里長出花兒一樣。想叫她一聲，又不敢，就那么走着，知道她不遠不近就在自己前面，踩着她踩過的土地，想着以後兩個人在一起過日子，自己也臉紅起來。

《沈情小趣》里也講過這樣一段愛情。老東家把自己的女兒決定嫁給鄰村的一個男子。和男子的書房里商議婚事時，東家女兒從母親的口風里聽說了此事，佯裝回自己的閨房。走到半途折去父親議事的廂房，悄悄站在迴廊旁。走出來的父親和那男子正離去時，那男子竟有感覺一樣，回頭微笑地看了她一眼。對接上目光那一刻，她急急低頭，滿臉紅暈。那一刻，甜蜜一下子就上了心頭，少女心里那些含苞的花兒，如春風拂過，春雨滋潤，像種子遇水膨脹正在發芽，又像房頂上的鴿子，呼啦啦地飛起來了。

那些舊時的愛情，細細數來，都不乏這樣讓人動心的羞澀之態，那羞澀是多麼美麗的東西呀，像徐志摩筆下“最是一低頭的溫柔”一樣。也許是崇尚古典愛情的緣故吧，我越來越喜歡這些羞澀的情感，似早春初綻的梅花，清清淡淡，暈染了寂寥庸常的時光。前日，等車的空隙，一個男孩子搭訕一個女孩子，“美女有男朋友嗎？加你微信呀？咱們常聯繫。”用手在耳邊做了一個打電話的姿勢。女孩子一指前面的咖啡店，兩人像熟人一樣走去了那個方向，那里還有林立的賓館。

那些過去的愛情伴隨着臉紅，走得那么慢，在光陰路上，卻又那么動人，明媚。現在的時代還有那種臉紅心跳的愛情了嗎？

作者宋千尋：齊齊哈爾作家協會會員，中國散文詩協會會員，作品發表於中外報刊。